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三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七

漢紀

孝景皇帝

在位十六年

壽四十八

諱啓文帝太子也文帝七年六月崩太子即帝位

尊文帝為太宗

復收民田半租

減笞法

張歐長者

鼂錯得幸用幸

元年冬十月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制曰可夏四月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本紀云今田半租食貨志云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貨志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是歲下詔曰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二百曰一百出刑法志論帝欽恤之至張曰獄重事也人命所係焉可忽哉景帝之詔十有一為獄而下者二可謂欽恤之至也五年詔曰諸疑獄者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獄之議獄如此則舜文弄法无所肆其欺矣後元年詔曰獄疑者獄有司有司不能決移廷尉大抵令以太中大治獄者務在寬恤如此則洗垢索瘢者无所措手足矣以太中大夫周仁為郎中令張歐為廷尉仁始為太子舍人以廉謹得幸張歐亦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帝由是重之用為九卿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勲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並出本傳二年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內史鼂錯數請問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鼂錯傳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垣也要而緣反內垣之外遊地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垣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鼂錯傳丞相嘉謝罷能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鼂錯傳錯以此愈貴鼂錯傳秋與匈奴和親本紀梁孝王以費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勝道府

漢景帝





梁王寵幸無比

欲傳位梁王

吳太子因太子死怨學

鼂錯讀刑諸侯

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禁東苑方三百餘里廣

睢陽城七十里雖首雖在梁國梁孝王築之故倡大治宮室為後

道自宮運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之士如吳人枚

乘嚴忌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蜀人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

遊每入朝上使使持節以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既至寵

幸無比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因上疏請留

且半歲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官官無

異史記及三年十月梁孝王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

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

心內喜太后亦然王傳詹事竇嬰引卮酒卮音支飲進上曰

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天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

太后由此憎嬰嬰因病免梁王以此益驕嬰初孝文時

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博伯名吳太子博爭道不恭

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

京師始有反謀文帝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

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

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史記公侯伯如傳曰鼂錯所以

也形容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

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

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

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欲詐稱疾不朝於古漢當誅

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

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

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史記曰上令公卿列侯

宗室雜議莫敢難田錯本傳論景帝刻薄賈誼先見其心術林

侯之議而文帝不從及景帝即位田錯亦以此說之而景帝輒從之蓋

文帝之資寬厚故刻薄之言無自而入景帝之資刻忌故鼂錯之

言有聞而入也景帝之為太子也賈誼親見其心術矣觀其上書

文帝曰秦始皇使趙高傳胡亥其所李者無非刑人殺人之事故

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殺入所以致之者然也其意亦以景帝既

此漢景帝



醴酒不設穆生去

七國反

嬰擊吳楚

劉氏安魏危

之所以窺其心術者豈非以殺其太子而得之邪夫以再從父弟之親一旦以博其爭道之故引博局而殺之其為太子也後其親戚而无所顧惜則其即位也欲為刻薄之將何所不至哉謂漢文帝過之於其始擇正人而為之居而文帝乃以晁錯為家令是刻薄之臣輔刻薄之君也安得不為刻薄之事乎論景帝不如文帝之克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卧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醴哉遂謝病去禮書楚及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削東海郡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說膠西王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楚趙皆反發使遺諸侯書罪狀晁錯欲合兵誅之禮書吳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禮書吳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周曲侯酈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禮書吳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禮書吳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周曲侯酈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禮書吳

漢景帝



袁盎請  
誅晃錯

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相備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盎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盎傳上方與錯調兵食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吳銅盃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盜策上曰計安出盜對曰願屏左右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盜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晃錯擅適諸侯制奪其地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後十餘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大逆無道錯當要斬同產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謁者僕

射鄧公為校尉上書言軍事上問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計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臣恐天下之士掛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長息曰吾亦恨之出晃錯傳論晃錯不能量主削七國及反書聞錯欲使天子自將而身居守少謂錯之取死者以此已為權首擇其安而遺天子以其危難微秦盜亦不免倘以愚觀之亦未必然錯之取死者特在於不能量主耳景帝為人協謀幸事而一夫閒說即聽而殺之則待其臣若可見矣待我如此不悟也君待其臣後薄而臣事乎錯不能知自古未有得勝者居守焉將向異昔安重誦代蜀之議又之未能下明宗已而伏誅焉錯及明宗欲規征而重誦請行以三泉而後入智矣哉論吳反非為錯不同而其死則一者無他異焉皆失於不能量也待我遽焉錯陳曰吳王之反也謀之二十年豈為晃錯也景帝獨不記博局投殺太子之事乎凡積金備錢將兵革聚糧食招納亡命存問茂才自文帝時已有諸反之詞特以晃錯為名其書明言如是二十餘年矣凡皆為此而豈其因晃錯哉既斬錯非是又以袁盎為宗廟使劉通為輔親戚使以論之若將和解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焉可謂失天子之躰是宜為吳所侮也

景帝



趙涉選說要天

匪夫破吳楚兵

鄧都謀上為賈

義不為可為

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

許之趙涉選說要天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滎陽在河南發至霸上

趙涉選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殺滎阨陘之

間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藍田在關中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

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

洛陽洛陽在河南喜曰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滎陽在河南使

吏搜殺滎間果得吳伏兵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

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饒道饒道在河南

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陬亞夫使

備西北音鄒陽也已而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

叛散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楚反凡三月皆破

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為然大傳○七年廢太子榮為臨

江王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本○以濟南太守鄧都為中

尉鄧都之曰始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

漢景帝

曰蒼鷹剛之理者為始都始都為中郎將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

復以鄧都為始都始都為中郎將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

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始都為中郎將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

不拾遺始都為中郎將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

始都為中郎將始都為中郎將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

始都為中郎將始都為中郎將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

始都為中郎將始都為中郎將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

始都為中郎將始都為中郎將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

始都為中郎將始都為中郎將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

始都為中郎將始都為中郎將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

始都為中郎將始都為中郎將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

始都為中郎將始都為中郎將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

始都為中郎將始都為中郎將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

始都為中郎將始都為中郎將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



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世史記太后議格遂不復言體

也閣止梁王由此怨表盜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

刺殺表盜及他議臣十餘人天子意梁遂賊果梁所為上遣

田叔往按梁事世史記是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

止帝亦患之會田叔按梁事來悉燒梁之獄辭空手見帝世史記

帝曰梁有之乎叔曰上母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

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

陛下也上大然之世史記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

為之者獨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

后聞之立起坐餐世史記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體

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世史記太后大喜相與泣復如故世史記初上廢

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世史記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與

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今信無

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帝

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王降陛下侯之則何以責

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

侯亞夫因謝病免世史記六年上以減笞灑笞者猶不全乃

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曰一百又定筆令世史記也所以擊者

笞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溥世史記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

鬻畢一罪乃更人世史記自昇世史記有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

輕民易犯之世史記後元年直不疑為御史大夫初不疑為

郎同舍有告歸謀持其同舍郎金去邑而同舍郎覺亡意不

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

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人或廷毀不疑以為盜嫂不疑

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世史記三年十二月帝崩太

子即皇帝位年十六世本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

田叔請  
上母以  
世史記

亞夫言  
非有功  
不侯

定筆令

不疑誣  
金

漢景帝



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出漢書本紀論孝景勲德之多呂曰高帝臨民以寬仁文帝君後世言治者必稽焉獨王通稱上制之主而恭之及也私竊怪之及觀帝之行幸因母失愛而殺臨江王則父子之恩幾何不絕矣順太后后指驕梁王幾陷之死則兄弟之情幾何其不乖矣發粟而而立王后則夫婦之恩幾何而不缺矣聽讒言而殺晁錯拒諫而誅周亞夫則君臣之義幾何而不發矣父子兄弟夫婦君臣之間斯德如此之多弗及於禍者特賴祖宗之澤耳烏得為賢通獨不取得之矣

民用

漢興接秦之弊自天子不得具鈿鈿漢書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王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

世和

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而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群乘牝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灑先行義而後繼辱焉當此之時罔跡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自斷於鄉曲斷丁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人自愛

而重犯法  
矣出史平  
考異曰景帝三年周亞夫至洛陽喜曰發陽以東無足憂者史記漢書皆云太尉得劇孟喜如得一敵國曰吳楚無足憂者按孟一博俠之士耳亞夫得之何足為輕重蓋其徒欲為孟重名妄撰此言不足信也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七

漢高皇帝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八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上

在位五十四年

壽七十一

諱儼景帝中子也元為太子後元三年十二月即帝位

本者  
好行  
策  
高  
之  
朝  
以  
正  
心

建元元年前漢紀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對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自非大道之主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則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音干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更音庚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圖靈經反囹偶許反囹者令之使昭周獄之各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

王者  
以教  
化為  
大務

更化  
則善  
治

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音干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更音庚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圖靈經反囹偶許反囹者令之使昭周獄之各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



太宰賢  
士之閑  
守公民  
之師帥

得賢  
舜可及

復而不  
厭謂之  
道

堯舜  
堯道

道之大  
原出于  
天

繼治世  
者其道  
同

夫有所  
分予

也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  
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  
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  
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且古所謂功者  
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  
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  
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  
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  
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  
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  
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夫樂而不  
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  
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旤而不行旤莫報及不明也舉其偏  
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揀

監八

溢扶衰或字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  
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  
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  
繼之揀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  
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  
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  
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  
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  
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  
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  
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繆繆即計反而陵夷若是  
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同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  
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  
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

漢書



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音怒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

如之哉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漢書本傳論仲舒所對非不切陳曰武帝

帝在位以賢良策士者二其一在建元元年其一出焉而司馬溫公通鑑考異以為仲舒策言令郡國舉孝廉而傳云州郡舉茂林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本紀建元五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則是對策不在元光元年以前惟建元元年策賢良遂以其賢良策列於建元元年若是則武帝初即位也宋景文不考其故為仲舒陳天人之大繫而不切其意蓋謂武帝好大喜功天資銳甚而仲舒所言不足以及其病耳殊不知人主初即位未嘗有施設其政事未聞於天下仲舒自遠來對策何由見人主所好而遽言其病哉是不察夫事宜也自漢以來專尚黃老六藝鬱鬱而未彰太孝未建教化不立賢士未及用仲舒所言皆當世急務也於是用其說興太孝章六經黜百家孝廉茂才其言卓然可用亦略施行之矣至於人主身上事仲舒言之亦甚切然勉強孝問之說任德教不任刑之說正心以正朝廷之說尊其所以所問行其所知之說古人告其君正始之道不過如此傳說之起於版築而告高宗之言亦曰后從諫則聖推舉彼居念終始典于孝監于先王成憲此數者皆人主所欲急聞也仲舒之言与此何異武帝分明異其言以音憤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音憤又音憤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

上雅好儒術

史大夫雁通回反戰古祿反言王臧為郎中令出田蚡傳綰請立明

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

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

者不至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

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出申公傳議明堂巡狩

改歷服色事出史記本紀論武帝用儒之名諱儒事實戴曰漢自即位之初春秋尚富宜復真知儒者可貴特禁聞其名求勝黃老刑名之說以為各高且必相備館車載之士也寧復真知申商韓

非之不可用亦使探武帝之意以中其欲且蓋武帝之於儒術湯喜其各而陰諱其實公孫卿張湯知其意而徇其名故上以名取之董仲舒申公述其意而辨其實故上以實棄之汲黯之譴又從而發其隱伏以切中其心術之微是真知武帝之所謂愚哉

二年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出田蚡傳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

行一門有五石君乃以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

建在上側事有可言昇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

以是親之慶嘗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萬石君家諱

為治不妄多言

漢武帝



中山王  
聞飛流

招選文  
季材智  
之士

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漢書○時大臣議

者多竟鼂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

反病也答服其臣使證其君諸侯王莫不悲怨○三年冬十月

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上置酒勝聞樂

聲而泣上問其故對曰臣得蒙肺腑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

臣黨議使宗室擯卻必刃反臣竊傷之具以吏所侵

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

焉出中山王勝傳論強大之國當削以備○漢廷議者以是錯

盜其君夫諸侯王之強盛抑之可也而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則非

所以不化於天下况高祖之大封同姓豈其本意之如此哉但其

勢之不得已自劉項之爭高祖以項氏之強其勢不敵非得信布

之徒則不能以自助而信布之徒非裂地而王之則不能以得其

力是以項氏未滅而數人者裂地之封皆已厭其所欲項氏既滅

而信布之徒雖據千里而王則其勢必將不利於漢矣故大封同

姓大牙相制以鎮之此吳楚諸國所以裂地千里連城數十而非

異姓王者之制也信布既滅而吳楚之大其勢又不利於漢矣

此武帝之大臣議者多怨鼂錯之策而為之圖也雖不可不為之

圖而圖之必有其漸不由其漸而驟削之未有不生事者今議者

又欲摧抑諸侯王而不以其漸至使中山王勝聞樂而泣為武帝

不知厚諸侯之禮以加親親之恩則七國之變將復見於武帝之

世○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

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出東方朔傳上簡拔其俊異

者寵用之蔣助最先進蔣助漢書作嚴助後又得吳人朱買

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舉濟

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

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朝臯不根持論好詼

諧謂枯回反譏戲也上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

出嚴助傳論帝與文帝用捨相反○林曰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諸

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當夫從旁代之甚悉武帝使嚴助朱買臣

吾丘壽王等數與大臣辨論而大臣數屈彼數子者是亦當夫之

徒耳文帝欲用當夫以釋之之諫而不用武帝於嚴助朱買臣之

徒則用之此治效也所以不如文帝也朔以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

始為微行後乃私置更衣從宦曲以南十二所夜投宿長楊五

柞等諸宮林在各反宮名也取柞木為名上以道遠勞苦爰為百姓所患乃使

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阿烏向反本秦阿房宮以其

城蓋屋以東乙反右扶風邑宜春以西提封頃晦古前及其賈

漢武帝



東方朔  
詠起上  
林苑

直賈誼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上大詭稱善時東  
方朔在旁進諫以為三不可夫躬作九市之官臣而諸侯畔靈王  
起章華之臺而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臣逆盛意  
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為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相如諫

東方朔傳論人君私好曰武帝始戲曰後世人君私好皆自武  
帝始古之人君向嘗有微行之事以趙武靈王不胡服驕射猶失  
人君之射明為天子之尊乎武帝潛地夜出此豈小小利害萬一  
有不測何以知之其視文帝不受馬詔有亦馬車在前驕車在後之  
語大相遠經觀武帝取樂之時幾於盜賊之手可不畏哉論延  
帝乃備行夜出易民地為苑自何城以南之類及取苑其地廣  
闊不可勝言其發人墳墓壞人室廬雖云表屬縣草田以償鄰社  
之民亦一時虛言實奪之氣且私遊一事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  
輔都尉微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夫人君有此等  
事丞相御史不知則已知而不諫乃復贊成之是助桀為○上又  
虐○東方朔乃所優之徒彼雖諫諍曾不足取信於人君

賈誼

好自擊能豕馳逐野獸司馬相如上疏諫曰力稱烏獲秦武  
士捷言慶忌射能捷矢勇期賁育賁音奔孟賁夏  
育皆古名勇猛士人誠有之獸  
亦宜然卒然遇逸林之獸犯屬車之清塵屬車之欲反車  
相連屬也豈不  
殆哉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  
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  
可以諭大上善之出相如  
本傳○六年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後  
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  
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  
語移日所言皆聽薦為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  
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  
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出史田蚡傳論漢巨卿畏皆傲於田  
蚡而威者武帝即位委政於田蚡而蚡益驕後治宅甲於諸第田  
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路遺之好充物其家所言必聽而  
權移主上至使帝不能與於其為則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  
吏於其請地益宅則曰向不遂取武庫由此之故武帝遂解權網  
不假借於臣下其後衛霍以大將之權處尊寵之極而深自畏謹  
不敢徵有所為者蓋激於田蚡而然也或勸青以招賢選上青謝  
曰招賢者人主之柄人臣奉法傳職何與選士青非田蚡為人之  
事有以激之故云病有功上令治第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豈  
非田蚡請地之

嚴以  
嚴身神

東海太守濮陽汲黯為主爵都尉始黯為謁  
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越人  
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

漢武帝



以便宜  
發粟

帝山多  
欲外施  
七義

俊黯社  
稷臣

初孝  
兼

李程治  
軍類  
不同

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北延燒不足憂也此類

言屋相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

便宜持節發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

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其治務在無為引大射不拘

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匿居疾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

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

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其矣汲黯之戇也戇降群臣或數

黯戇所具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

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莊助為

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

至其輔少主守誠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

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黯本

胡曰黯此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人君鮮不然矣堯舜舜

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王則能克已塞欲者也固於物欲

不知自反則亂危士之君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者小白晉重耳假

博奕或書藝圖畫以為文或開士闢遠以為武或至尚佛釋以為

清或希慕神仙以為高雖行繁不齊善有大小皆足以變後志慮

荒廢政理雖勉於行仁仁必不足以感人心雖強於行義義必不

足以正民行以其無實也是故人君莫大乎修身修身莫大乎寡

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乎此元光元年冬十一

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也本循尉李

廣為驍騎將軍驍擊飛反說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

軍屯鴈門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

刁斗刁丁聊反古者軍有刁斗以銅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備

領反然亦遠斥候子音尺候音后淮南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

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

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

士卒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

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田史記

臣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眾而不用法無不凶

漢武帝



論李廣  
不可以  
為法

王恢  
和親  
征

上從恢  
議擊  
匈奴

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  
以為法何則其繼者難也况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夫小人  
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  
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  
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  
而已矣然則效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  
二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  
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上召問公卿韓安國曰  
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  
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  
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  
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  
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此仁人所隱  
也故曰擊之便上從恢議使韓安國李廣公孫賀王恢李息

將車騎材官二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為間

謀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

得單于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

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

大驚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別

從代出主擊胡輜重

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自殺

自是匈奴

絕和親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出漢書匈奴傳論安國不合自屈其說載曰安國王恢之爭亦據  
武帝先自有好兵之意王恢因以此說投之使安國不爭亦不  
勝惜乎安國不能力辨其非且曰意者有他巧諂可以禽之則日  
不知也但不合辭強故王恢於是乎得伸其說武帝所以卒聽之  
也厥後王恢之謀不遂終不能逃武帝之誅蓋武帝平生用人始  
信未嘗不聽及其事一不就則責罰隨之終帝之身不改此節則  
恢之見誅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夏復決濮陽瓠子  
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六天子使

此漢武帝



田盼諫

河間王

定律令

公孫弘

見辨遇

自德進

和聲和氣

汲黯鄭當時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盼奉邑食餼

用反下奉仰同

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疆塞塞之未必應天

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復事塞也

漢書本紀五年冬十月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

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天子下太常官常存肄河間王所獻雅樂歲時以備數

然不常御也出禮志春正月河間王薨謚曰獻王出漢書本紀

張湯為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

吏出張湯傳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出史記

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

借出漢書本紀苗川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

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

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

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

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分扶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

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

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出漢書

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

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

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

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此類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

和洽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

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

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出漢書本紀此和之至也時對者

餘人太常奏弘策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

待詔金馬門出漢書本紀論仲舒孫洪之異出漢書本紀是儒故

不合洪門則習吏事外則綴飾以儒

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



公孫弘

賢良徵公孫弘及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

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林傳弘每朝會

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與詩於是上察其

行慎厚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綴論

請問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

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

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

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

然弘言益厚遇之西史記六年冬初筭商車西本紀論橫

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春詔發卒

數萬人穿渠如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爲便西史平準書及

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衛青至龍城龍或作籠匈奴俗歲

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廣皆爲胡所敗

唯青賜爵關內侯世本紀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

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爲用有將帥材故每

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論帝善用人亦曰三代而下

功

漢書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八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九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中

詔議不舉孝廉

飛將軍

主父偃言九事

嚴安上書

徐樂上書

賢主獨觀方化之原

元朔元年冬詔曰朕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

緒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

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

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

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世本李廣召拜

為右平北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

平世史記臨苗人主父偃嚴安無終人徐樂皆上書言事

始偃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擯必刃也家

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

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

云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

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夫匈奴以難而制

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

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

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

言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又今徇南夷朝後郎夜郎夜郎者初有女

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声剖之得一兒歸養之漢書降羌棘棘

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見華陽國志北反

焚突國在馬湖江武帝使唐蒙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漢

鑿石開道以通南中置犍為郡元反此入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徐樂上書言天下之患在

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間者關東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

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不安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

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

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世本漢書書奏天子召見

三人謂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主父偃尤

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

世宗紀



主父偃  
請分王  
子弟

月優計  
立朔方  
郡

主父偃  
請徙蒙  
孫於茂  
陵

記本傳論帝知兵事為不美戴曰漢武帝平生好伐匈奴羣臣以  
謂為言者不問微賤皆得自進至主父偃諫伐匈奴有請於帝  
向謂犯帝之惡矣而朝奏暮召見嚴安徐樂主父偃三人則曰  
素多怨明知而明昭之爾觀其向日答淮南王安之書歸過於己  
與末年哀痛之詔則可見其本心自不以用兵為好事而人臣逢  
君之惡而不能正救之義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善  
之惡其罪大所惡乎逢君者特以明致其君於不善之地也○二

年冬賜淮南王九枝母朝此本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

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

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濫割削之

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

立適讀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

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

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出史記春正月詔曰諸侯王或欲推

恩分子弟邑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於是藩國始分而

子弟畢侯矣此漢書本紀論主父偃之謀出於賈誼曰漢家分

父偃誼在文帝之時建言以為使諸侯皆得以分地分王子弟一

土之廣一民之眾天子無所吝焉文帝從之分齊為六分淮南為

三景帝分吳為二分梁為五至於武帝之時主父偃言諸侯

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不削而稍弱正此

之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雖其分之以漸然而景帝之世則有齊

趙膠東應吳楚而反武帝之世則有淮南衡山與邪臣而謀逆皆

以既分之國猶有反叛之圖惟其圖之以漸持之主父偃言河南

地肥饒史記漢書並云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

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上竟用偃

計出傳立朔方郡此本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出傳

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此本漢亦弃上谷之斗

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此本主父偃

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并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

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出傳徙郡

國豪傑及訾三百萬此本輒入郭解關東大

俠也此本亦在徙中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此本上

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平生睡眦



班固序

禁網  
誅閹

西豪六  
國之罪

荀悅論  
世有三  
游

朱實臣  
半策

昭五歸反 殺人甚眾上聞之下吏捕治遂族解

班固曰周室既微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蓋音以從批也腕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豨許從車千乘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豨反武安田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觀而慕之雖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又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

王之罪人也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六國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豨荀悅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執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執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山荀悅○二年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汲黯曰弘

漢武帝



公孫

張湯

丞相

議禁

仲舒

大業

位在二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夫以

三公為布被誠飾詐以釣多官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

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弘本傳是歲張湯為廷尉湯為

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汲黯數言其過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

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空取高皇帝

約束紛更之為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

守高不能屈忿發力制反嚴也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

以為公卿果然必張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出史

傳○五年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

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每朝觀奏事

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出弘弘嘗

奏言十賊曠弩滿引曰百吏不敢前請禁民無得挾弓弩使上

下其議侍中吾丘壽王對曰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

民以耰鉏耰音麥耨田器也鉏音魚反立耨所用也筆挺相撻擊筆之象反馬揭也

他達反擊也犯法滋眾盜賊不勝卒以亂亡故聖王形考化而

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

有事也音胡以桑木為弓蓬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

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臣

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

而奪民救也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弘弘誦服焉曲勿反詰也

傳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

竟報其過出弘董仲舒為人廉直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

王端驕恣數犯法所殺傷二千石甚眾弘乃薦仲舒為膠西

相仲舒以病免出仲舒本傳仲舒先為江都王相王始為膠西

寡人謂越亦有二仁仲舒曰柳下惠謂伐國不問仁人况設詐以

伊呂之與美玉王曰善班固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

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

人焉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

之後六經離析下惟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儒



為右內史

拜衛青為將軍

不冠不見汲黯

詔與李置弟子負

衛青出定襄

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德不及乎游夏而曰元晏弗及汲黯常

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

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上從之

本傳。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將軍衛青等出右北

平擊之得右賢王裨王十餘人裨實亦反頻移眾男女萬五千

餘人畜數十百萬引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

中拜衛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於是青尊寵於群臣無二

公卿以下皆卑奉之青傳獨汲黯與元禮元音抗又人或說黯

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

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

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

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

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

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史記本傳論武帝不能用汲黯陳曰

其敢犯顏極諫乎武帝其知黯而不能

用之者義理之心不能勝利欲心故耳

夏六月詔曰蓋

以禮風之以樂師古曰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

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

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

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

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

矣儒林傳序論漢儒學盛衰本末漢史臣稱武帝表章

經諸家得立博士者無幾又博士弟子負籠五十人亦其於文事

畧有端緒功亦未矣然嘗考秦事始皇雖焚書坑儒而博士諸生

不發故關東盜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狀按誅諸生言反者其

言盜者罷遣之博士諸生尚無恙也叔孫通當天下未定歸漢高

帝拜為博士雖倉卒不敢發也又文景時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

諸生負此秦殆不及矣當時挾書除禁士方嚮學天子不為立學

天子遺掌故往民間受業亦可謂倒置矣文翁在蜀擇郡縣小

吏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多買刀布蜀物賈計吏以遺博士天子不

能選擇名師教授諸生而郡太守私遺博士財物為州郡教士止

亦少愧矣武帝慨然興廢舉廢舉不能大滿人

六年夏衛青復

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出史匈奴傳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

武

定襄

衛青

匈奴

萬餘

人

右



衛青不斬蘇建

置武功爵

獲白麟

上因黨言復事西南夷

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出）史記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出）史記及敗

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降建脫身自歸議郎周霸曰可斬建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閔長史安曰不然建以數千當單于數

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貳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大將軍曰霸說我以明威其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

將具歸天子使自裁之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出）史記建至天子不誅單于既

得翁侯用其姊妻之信教單于共北絕幕以誘罷漢兵激極而取之無近塞（出）史記單于從

其計（出）史記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眾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

之費不貲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出）漢書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

十七萬凡直二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

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出）漢書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時獲白麟（出）本夏四月立皇太子據

為太子年十歲（出）本張騫自月氏還（出）西域傳初上遣騫通使月氏竟不能得其要領而歸具為天子言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

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嘗買人往市之身毒（出）音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

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

為發間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出駝出徠出徙出印熨指求身毒國（出）音各行二千里其北方閉氏徠

南方閉犍昆明終莫得通（出）漢書始通滇國（出）滇書滇國是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出）西

漢書

莊王弟莊躡使者還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出）西



發車迎  
其邪王

南夷乃復事西南夷張。二年秋匈奴漢書。漢車二萬乘以迎之出食貨志。縣官無

錢從民貫始制。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

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

主而降漢何至罷敝中國以事夷狄人乎上默然曰吾久不

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出史記。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

五郡因其故俗為五屬國見本紀論帝樂費中國。林曰武帝從

然也如東夷空夫王等降而燕齊之間為之騷動匈奴王降而

府庫為之一空夫王等之於夷狄不誘其來不追其往使中國自

為中國夷狄自為夷狄則吾民可以无事高其來則誘之去則追

之則長中國之擾無時而已也然則光武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

豈不為。二年山東大水民多飢乏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

廩以振貧民廩古外反。猶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貸貧民者

以名聞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

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其費不可勝數西平。是

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渥音握佳於佳反。上方立樂府使司馬

相如等造為詩賦以官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

絃次初詩以合八音之調詩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

獨知其辭必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

及得神馬次以為歌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

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

其音邪上默然不說出史記樂書論漢禮樂。曰堯舜之世使伯

也。初定死若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

年而後可興吾不忍為公所為延年之作樂也汲黯曰王者作樂

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薦於宗廟百姓

豈能知其音耶其切謂若魯性者始可與言禮若汲黯者始可與

言。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

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

求賢其勞未盡其用輒以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

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上曰所謂才者猶有

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出傳。四年

發車迎  
其邪王

供貧民  
於關西

得神馬  
文樂府

李延年  
協律

汲黯諫  
殺士



有司請  
更造錢幣

下式輸  
財助邊

衛青  
塞病出

衛青至  
寘顏山

幕南无  
主庭

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煮鹽財或參萬金

東郭姓也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三人言

利事析秋豪矣公卿又請筭及民車船其法大抵出張湯百

姓不安其生成指怨湯出史記平準書初河南人卜式數請輸財

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卜式欲官乎曰不願也有寃欲言

乎曰無所欲言也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

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

百姓謂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未幾又擢式為齊太傅出史平準書又見漢書本傳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

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

軌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票頻

各將五萬騎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

待於是大將軍縱五千騎往當匈奴會日且入大風地沙樂

擊面石曰藥音歷兩軍不相見漢兵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

漢兵多遂乘六騾騾亦作羸壯騎數百冒冒莫克圍馳去漢

軍夜追之遲明行二百餘里書作會明不得單于捕斬首虜

萬九千級遂至寘顏山寘徒賢反匈奴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

留一日食讀悉燒其城餘粟而歸票騎將軍出代右北平二

千餘里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

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北海名在沙漠崔浩云翰

海羣鳥之所解羽故云翰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二級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

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

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病傳去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

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

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音零徐廣云往往通渠置田官

吏卒五六萬人稍委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

匈奴矣出匈奴傳青傳青傳曰蘇建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

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

此漢武帝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拜為文成將軍以客禮

誅文成將軍

汲黯曰

顏異以腹誅論

起柏梁

五利將軍

見青謀

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待上大夫切賢  
此意為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拜為文成將軍以客禮

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  
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於是誅文成

將軍而隱之平準書。五年上召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曰  
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

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  
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

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專阿  
主意而毀譽之公不早言之與俱受戮矣息畏湯不敢言及

湯敗上抵息罪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載而卒出史及  
過大行以下。六年是歲大農令顏異誅初異以廉直稍遷至

九卿張湯與異有卻人有告異以他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  
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脅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更

不入言而腹誅論死非讀自是之後有腹誅之灑比而公孫大  
夫多諂諛取容矣出史平

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出本春起柏梁臺出本  
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

之云可以長生見郊祀志宮室之修自此日盛出食。四年丁義薦  
方士欒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欒大大說

拜為五利將軍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自  
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後竟坐誣罔要斬出封是時吏治皆以慘  
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  
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

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  
租課殿當免下功曰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  
擔負輸租繻屬不絕也。五年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

功曰上由此愈奇寬出史

漢武帝



九卿用事

外國使

上式以言事狀

武宣

是時國家多事桑洪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慶醇謹

而已出史石奮傳論丞相權輕已久戴曰夫丞相九卿皆天子所當朝議論相與出治者也然丞相於百官無所不統

九卿為天子近臣當與議於內而不當專行於外國有大事九卿入而言諸天子退而謀之宰相曰可相與推行之曰不可相與謀

明之然後事權歸一天子仰成百官承命九卿贊宰相以謀國宰相輔天子以出治此古今不易之道也夫今之九卿固它日宰相

也豈為宰相可盡信而為九卿時不可盡信耶蓋重宰相是重朝廷也若使九卿更進用事各行其志以與宰相爭權則朝廷紛

何時定乎人皆言漢相權輕自大司馬領尚書事始自武帝以來宰相建空名於百官之上其輕久矣蓋非特石慶爵謹故至此也

張湯用事時語國家用度常至日晏丞相充位則固分宰相之權矣為宰相大事不得與聞坐小事輒謀死豈不大可恨也哉

六年博望侯張騫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

奇怪利害外國亦厭漢使而禁其食物以苦之出其奇兵以

時遮擊之出騫本傳論蘇武直使義鳳曰古人把張騫蘇武合說

國風俗豈是皆知了若武直个有此忠義我至騫乃一个大罪人彼其傳諸

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疆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

物貴上由是不悅上式出史平以上式不習文章取秩為太子

太傅以兒寬代為御史大夫出漢書本傳贊曰公孫洪卜式位

羊豕之間非過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歲海內文

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

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

芻蕘弘羊權於賈賢肅青奮於奴僕日輝出於隆慶斯亦曩時版

策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洪董仲舒兒寬

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

助朱買臣屠數則唐都落閣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

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

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出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

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章元成嚴彭祖

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

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

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

臣亦其次也論卜式朴忠陳曰人固有茲諫而輸忠者亦有朴直

不見義理雖曰盡忠亦鄙夫所以事君者耳武帝之所可恨者以其

帝謂告天下列侯莫從君坐附金失侯者六十人實卜式使之其

罪不可勝言矣故當時公孫承相以為不軌之臣蓋恐其長君之

惡也然深求其本心上式要為可罪其心非有微幸特不識天下

之義理百式之為御史大夫也然郡國不便縣官監鐵而船有筭

漢武帝



相禮通  
書勸封

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今諸儒草封禪儀數年不成

禪上戰反封土於山禪祭於地也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

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臣以為封禪告成合法於天地神祇

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人自盡終莫

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

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出寬本傳

元封元年冬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

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出長

城北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使者郭吉

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

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

水草之地毋為也匈奴驚言終不敢出上乃還出漢書本紀龍蓋

春正月上行幸緱氏緱工侯反河南邑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

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加增太室祠上遂東巡海上行禮

祠八神公孫卿言見大人迹甚大羣臣言見一老父牽狗忽

不見上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宿先就反留力就還封禪其

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羣臣上壽頌功

天子建  
中和之  
極

登單  
于臺

封禪

上欲自  
浮海望  
蓬萊

置平準  
于京師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其洪  
乃雨

沈白馬  
玉璧塞  
決河

天皇意  
乾封

置交趾  
諸郡

認爵為  
將相使  
進同者

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  
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  
羊賜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  
租衣稅而已既於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  
乃雨世史記

元封二年初河決瓠子瓠胡悞反限名在鄆城以十南後二十餘

歲不復塞梁楚之地尤被其害是歲上使汲仁郭昌二卿發

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天子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

璧于河公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卒填決河築宮其

上名曰宣防宮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

無水災出河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

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世封三年將軍趙破奴擊

車師西域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宛於元反於是酒泉

列亭障至玉門矣障之向反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四一人鎮

郡又有玉關在龍勒縣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墾乃置交趾朔

方之州出史記大宛傳指廣若並足指交故各交趾武帝置為郡及冀幽并兗徐

青揚荆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郡皆置刺史焉出地理志論地理

固載漢之地理東西九千二百一里南北凡二千三百六十八里

出之人遂以謂禹貢分域東西南北相距纔五千里周官職大

面相距亦纔五千五百里而漢武帝斷長補短乃方千里其地倍

於唐虞成周是六不然竟命羲和以宅朔方而禹貢東漸于海西

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則武帝雖能攘却四夷其大

封域以置交趾朔方之郡而其土疆則皆堯典禹貢之舊不能

所增廣也彼其地理之數所以不同者王肅曰尚書所言據其虛

空之道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着地人迹屈曲而量之所以

數不同也此亦不然豈有虛空之道而可以定里數哉以其所見

意者古今之尺有長短之不同耳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

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

步占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畝四尺二分以周之初

而較於戰國之時則尺之長短已不相侔以漢之尺而較周之尺

則尺之長短又將不同此地之廣狹雖同而地數相去如此其遠

遠者。五年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

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古奔字蹏徒而致千里士或有

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馳之士斷土各反馳式

不遵禮度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



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西本紀考異曰武帝元朔元年主父偃嚴安徐樂上書漢書主父偃傳云元光  
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焚略歲州此等  
事皆在元光元年後蓋誤以朔字為光字耳五年封丞相弘為  
平津侯史記將相名臣表漢書公卿百官表弘為相皆在今年建  
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云元朔三年封侯按三年弘始為御  
史大夫蓋誤書五為三因置於三年耳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九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十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下

遺方士求神仙

太初元年上行幸泰山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仙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出封禪書。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

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

造太初曆

為宜用夏正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曆出律歷志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

以為典常垂之後世云出本紀。漢使入西域者言死有善馬

在貳師城大宛國城名匿不肯與漢天子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

追李廣利求死馬

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

貳師將軍出霍去病及廣利本傳

臣光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死其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者凶之安

又三

論武帝無見於置將

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

過矣

二年太僕公孫賀為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

後丞相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賀引拜不

公孫賀為相乃受印綬

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出本傳。三年睢陽侯張昌坐為太常之

祠國除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

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裁什二三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

封爵之誓

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

及苗裔逮文景世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

見侯纔四人罔亦少密焉

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墮身失國至是

漢高帝

出漢書高惠功臣表論始封之制未善載曰漢高帝別符以封功臣



國死  
取馬

之評事關宗廟非後人所當輕議也然列侯百四十有三人至武帝時其見侯者纔四人爾史臣以為邑國富厚子孫驕溢多抵法禁然以武帝事致之列侯坐酎金色輕惡奪爵者百六人然則非盡列侯罪也意有所不樂文置其罪而奪之其無名乎求功臣後而封之與文致其罪而奪之其厚薄之意亦可畧見矣然推原所以致此者蓋有由矣始封之初不思經久之制大城名都分封親賢安有為天子之國終十五郡公主治列侯賴食邑其中所謂五岳者或不在天子之郊豈父長不變之道哉故漢諸侯王唐藩鎮皆以物大地衆馴致禍亂始謀不審為禍無窮。貳師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攻屠之輪臺西域國名東接文渠犁國西行至死圍其城死貴人持王母寡頭出善馬今漢自擇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死貴人昧蔡昧音末蔡先易反為死王與盟而罷兵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其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牟音謀侯反言如牟賊之食苗也以此物故者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為海西侯廣利傳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出西

蘇武  
秦使  
不絕

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張勝常惠使匈奴單于使衛律召武欲降之衛律者胡人因使匈奴遂降單于律謂武曰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窖工孝子反絕不飲食於

蘇武  
牧羊

禁反念天雨雪武卧齧雪齧魚結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音似使牧羝羝羊也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出武二年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貳師擊匈奴本傳云擊右賢王上詔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以少擊眾上壯而許之於是將其步卒五千

李陵  
所將  
皆奇  
材

願得自當一隊以少擊眾上壯而許之於是將其步卒五千



季陵兵  
敗降的

不上以遷  
為李陵  
遊說

繡衣持  
節擊盜

雋不疑  
或暴勝  
之多殺

王賀捕  
盜多所  
獲捨

人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不利欲去會

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

且盡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

降（趣讀）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

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邊塞以聞上怒問

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

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驅

保妻子之臣隨而媿其短（媿音欺齊人謂媿餅曰媿成其罪）誠可痛也

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蹂人又抑數萬之師）

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

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考去權反又音眷）北首爭死敵（道式）

也（謂）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

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

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世陵本傳陵昭）。上以去制御

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為

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群攻城邑小群掠鄉里上乃使范

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斬或至萬餘級散亡

聚黨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而捕弗滿

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

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

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勃海聞郡人雋不疑

賢（雋字亮反又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其偉勝之躡）

履起迎（躡山尔反履不著跟曰躡）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音瀕）

也（濱涯）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

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

戒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為青州刺史（不疑）王賀亦為

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

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二年



初權酒  
白公集

堯母門

論門曰  
堯母非  
名

江充得  
幸大見  
信用

帝稱美  
太子

初權酒醕 醕音角水上漢一木以渡人者前禁民醕醕

太始元年徙郡國豪傑于茂陵本 ○二年趙中大夫白公

奏穿渠引涇水上堅靈反水出安定郡涇陽縣井頭山東南入渭 首起谷口尾入櫟陽

灃音藥左 注渭中袤二百里遠音茂長也 既田四千五百餘

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出備 ○三年皇子弗陵生弗陵母

曰河間趙婕妤婕音接停音于婕言接幸 居鉤弋宮任身十

四月生任讀 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

所生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

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

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

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上反

巫者執左道以亂政而惑人蠱惑也指體即

趙人江充初為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上反 吉趙

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與語政大悅由是有寵拜為

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

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仲竹仲 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

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

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唯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

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出漢書

征和二年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戾郎 甚愛之及長性仁

恕溫謹上嫌其才能以不類已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閔李姬生

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驍驍伯 皇后太子寵寢衰常有不自安

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

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

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

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上聞

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太子



返靈獄  
起

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用  
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反音翻謂錄囚雖得百  
覆奏使從輕也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  
皆左道惑眾變幻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  
人祭祀之因妬忌悲於避  
反恨也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上  
怒所殺數百人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  
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  
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在巫蠱崇音粹說  
文神禍也  
其字從出從示示  
者鬼神所以示人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因胡巫檀  
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上乃使充入宮治後宮  
希幸夫人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縱橫充云於太子宫得木  
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  
計不知所出從其少傅石德計收補充等太子自臨斬充罵  
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亦一子出

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帝在甘泉詔捕  
斬反者太子兵敗南奔上怒甚壺關三老茂上書曰皇太子  
承萬世之業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之隸臣銜至尊  
之命迫蹙太子懼子  
反造飾姦詐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困於亂  
臣冤結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子盜父兵以救難自  
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顯言赦之也  
太子自度不得脫即自經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  
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出與太  
子傳

太子  
非善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  
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  
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  
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  
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然無它



田千秋  
秋訟  
太子  
堯

罷方  
士

富民

下詔  
陳統  
往之  
每

趙過  
代田

意會高殿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嘗以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臚如反武帝置此名胡廣曰鶴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九賓出田千秋傳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

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太子死於湖出待骨肉恩薄陳曰江充疎遠之臣於漢非有重權而敢陷太子者夫固有所自來也蓋自七國之後漢廷稍薄於待骨肉景帝下臨江王於獄與衆庶同而鄧都行法不少貸武帝時淮南衡山又謀大逆張湯以深文痛誅侯疎別骨肉其後江充又陷敗趙王父子得幸於上其用事也劫太子家使沒入其車馬彼以為雖貴為太子天子待之亦無甚異於衆庶也是以敢行其姦而無所忌云四年三月上耕于鉅鹿還封泰山禪石閭見羣臣上乃言

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其數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癡時馬士所

卷十一

十一

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六月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出食千秋無它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出田千秋傳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之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出西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耨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出食

臣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耨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難三代之臣乎

漢武皇帝



畫周公  
湯霍光

後元元年時鈞弋夫人之子非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  
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亦作稚母少猶與父之出備

傳察羣臣唯奉車都尉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  
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出霍光傳論武帝後事之明陳

所及前世人主如成王顧命事已不可及若魏明帝執司馬懿手  
以後事托之又如齊王芳以示之曰此是也唐太宗命高宗以召  
李世勣而用之此皆足知中放不下是以如此武帝只於平時見破

霍光金日磾令人畫周公負成王以與之措置了泰然無事彌留  
之際二三公拜受詔床下累无一言他日羣臣俯首聽命  
於顧命大臣不敢一人有議論者以武帝見之明也 後數

日譴責鈞弋夫人賜死帝閑居問左右左右對曰人言且立  
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汝

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論武帝殺鈞弋非是胡曰周公

之於帶蔡魯國之於哀姜是也鈞弋夫入不聞其罪而預防淫亂  
而殺之思矣漢武為幼子遠慮獨无善處之道乎苟能據春秋大  
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臨朝播告之修著為漢法藏之宗廟

責在大臣鈞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武帝此率斷則有矣未盡  
善也其引呂后為戒者不知高祖有以啓之也 二年春正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

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丁日

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子沒入漢賜姓金氏日

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非陵  
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

騎將軍大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光出入禁闥  
二十餘年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

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  
尺寸出霍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

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出日

丁卯帝崩于五柞宮材各有五柞木因帝聰明能斷善用  
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主病以金千斤錢千萬為其子昭  
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主卒昭平君驕醉殺主傳繫獄廷尉

以公主子上請左右人人為言前入贖陛下許之上曰法令  
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  
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

用法  
无所  
假貸

釋光沈  
詳詳審

命霍光  
輔少主

漢武帝



號令文章有三  
代風

帝有三  
秦之失  
而無其  
禍

皆得璽  
郎不接

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  
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上善之。班固贊  
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  
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  
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  
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  
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  
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出本紀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  
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  
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  
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  
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  
之禍乎

太子即皇帝位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  
有怪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璽相氏反欲收取璽郎不肯  
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  
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出光本傳三月葬孝武皇帝  
于茂陵出本紀考異曰武帝征和二年七月壺關三老茂上書天  
子感寤漢武故事云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  
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寤赦反者拜鄭茂為宣慈校尉持節徇  
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實使捕太子急太子自殺按上若赦  
太子當詔吏勿捕此說恐妄也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十



漢紀

孝昭皇帝

在位十三年

壽二十二

諱弗陵武帝幼子也立為太子後元二年二月即帝位

始元元年遣王平等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寃失職者紀本。時雋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

雋不疑 平反

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本傳。稅敬侯金日磾薨故反日磾兩子賞為奉車

金氏不 可使俱 兩綬

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珮兩綬是西反又承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

止本傳。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犢從谷反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

不疑此 縛衛太 子

不疑後到此從吏收縛曰昔蒯瞶出奔死反栗反詞也蒯苦怪反瞶五怪反情靈公子子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

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絲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坐誣罔不道要斬

圖雋不疑傳論不疑引經義陳曰胡文定先生曰武帝知巫蠱事多不信已竟太子寃於是作思子臺為望思宮當時諸人皆得罪死矣太子若在當已出不應至是是時即當叱從吏縛之不

更妄引春秋以誤後人拊有謂了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夫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

叔齊以人倫為重而讓其兄夫子所以與之若謂其求仁而得仁者也備崩瞶得罪於父而出奔靈公死衛人立輒而拒蒯瞶是輒之立非有靈公之命而安得利其位而拒之公羊以為不以父命併王父命既已妄矣而不疑乃引春秋是之以為談此胡文定公以

為誤後。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

杜延年 言宜修 孝文政

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出延年傳。其決獄也議論持平力言侯史失車千秋之事務合眾心而不懼



漢書之  
議起

蘇武  
節牧羊

李陵  
匈奴

蘇武  
歸

霍光之盛其圖治也觀孝武奢侈之後則故示以儉約於是罷權  
黜蓋職而天下和平其為大僕也則決大疑定大策立孝宣以安  
宗廟比於劉章其為郡守也則良吏捕豪強而郡中清淨上御史  
大夫不敢當父位而坐起皆易其履謹厚君子也謚為欽侯巨矣

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  
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母與天下爭利示以儉

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難乃曰所以

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秋

傳并贊論弛山澤之禁林曰自周之衰山澤之禁既弛齊得以益  
之利而霸諸侯楚得以金之利而凌諸夏則諸侯之彘者擅之矣  
秦漢之間昭帝死氏孔氏以故鑄而富於封君成帝之羅哀齊  
之力間以益貨而貨至巨萬則百姓之彘者擅之矣由此觀之後  
世鹽鐵之議所以紛紛而莫能定者豈不有由矣哉初蘇武既徙北海上杖漢節牧羊

卧起操持節旌盡落操千高反持也節子結反旌謨袍反武在

漢與李陵俱為侍中陵降匈奴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  
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說足下

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  
武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

殺身自效雖斧鉞斧鉞王伐反大斧也湯鑊鑊郭誠自樂之臣事

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見其至誠

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

與武決去及壺衍鞬單于立國內乖離於是衛律謀與漢和

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

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

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  
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  
畫何以過子卿泣下數行與武決武還至京師詔武奉一大  
生謁武帝園朝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武留匈奴凡十九  
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世蘇武傳論霍光處蘇武非是  
胡曰卜式為齊相一言中上意

漢書



霍光知時務之要

上知無王書詠

昭帝三

霍光誅上官桀

光以安世自副

不虛。○秋罷權酷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

得矣。○秋罷權酷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

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

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論帝紀

於先政之善民病國者義當亟改不得顧私情而後也

其國家所以諫臣延年啓告於前賢以文學對詔於後雖大將軍

久事先帝見其設施不敢固執惟是之從故能於海內虛耗戶口

減半之後不三數年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昭帝可謂孝子霍

光可謂忠臣矣。○元鳳元年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上

官桀之子安其女為皇后桀安深怨霍光乃令人詐為燕王

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必吉反字或

道又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為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敞

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謂時戰又專也欲共執

退光書奏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以燕王告其

罪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

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

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並有

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有毀者

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世傳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

於至明明以昭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

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

跋而東狼跋各狼跋箋云老狼有胡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

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

紛亂復踈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

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上官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

燕王為天子世傳會蓋主舍人知其謀以告詔捕桀等宗族

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自絞死古巧反縊也皇后以年少不

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世傳大將軍光以朝無舊

臣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

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世傳光又以杜延年有

漢昭帝



忠節擢為大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

杜延。四年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雁都回反樓蘭

數遮殺漢使西域傳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龜茲龜音

言慈西或胡國其王皆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

龜茲數反覆不誅無所懲艾讀曰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

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險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

齊金幣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西界使譯報王王貪漢物來

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

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刺死之諭以王負漢

罪通介更立王弟尉屠耆為王音和樓蘭王弟更名其國為

鄯善通西封傳介子為義陽侯通本

臣光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

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

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之

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疆而

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

功過矣

元平元年四月帝崩無嗣大將軍光與羣臣議迎昌邑王賀

賀哀王子也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嘗遊方與音旁與

不半日馳二百里中尉王吉上疏諫曰夫厲屢之下細旃之上

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訪訪焉通古發憤忘食日新厥

德其樂豈街楹之間哉通其休則俛仰屈身以利形進

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吸許及反專意積精以適神

於以養生豈不長哉通王王終不改節六月王受皇帝璽綬襲

苴號尊皇后曰皇太后通王

父而淫亂之行豈不聞乎而昭帝崩其在位其

立賀者蓋廣陵壯大動作無法慶立之霍光必不得專制朝事賀

雖淫亂然不其美武且年少易制此光所以立之故呂氏之

廷諸公立代王代王厚疑不欲來既遣人之長安又卜以決成敗

傳介子  
因直樓  
蘭龜茲

論介子  
非奇功

王吉諫  
昌邑王

立昌邑

昭帝



田延年  
霍光謀  
更立

夏侯勝  
諫出遊

廢昌邑  
王

丙吉係  
護皇壽

至長安東鄉者二西鄉者再此所以能勝人事質之來也於道中求長鳴雞買竹杖載女子輕率狂易如此雖百金之家不能保况能當萬乘昌邑王既立淫戲無度諫多不聽光憂薄問所親

故吏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

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

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

光乃陰與張安世圖計出霍光傳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

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

謂勝為妖言越於高反此反物為妖言怪也縛以屬吏屬之欲反委也光讓安世以為

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

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

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本傳勝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

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本傳

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

皇太后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令讀奏陛下當廢之元令二七年

受詔光持其手解脫其璽組組則古反流文綴璽其小者以為冕纓扶王下殿送

至昌邑邸光傳光以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

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初衛太

子之子史皇孫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皇曾孫數月遭巫蠱事

漢昭帝



史至為廷尉乃能寬平而民不冤若此者多矣夫丙吉閉門推使若事豈意宣帝後來即位故以是邀功哉蓋其質厚之則出於至

誠不可 嗇夫許廣漢有女後妻曾孫史皇 曾孫因依倚廣

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以是具知閭

里姦邪吏治得失帝紀 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

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

軍之一舉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武帝

曾孫名病已者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

願將軍定大策語傳 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

年傳 光與丞相敞上奏曰武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

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

詔曰可迎曾孫即皇帝位光傳 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

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嚴延年本傳論漢朝有人麻曰霍光之輔昭帝政自已出天下相

聞其風采及其以殿中之怪召尚符璽郎而郎按劍以拒之發昌

邑立宣帝而侍御史嚴延年以專權之罪而劾之備朝有

所以填壓一時者不為無補考異曰昭帝始元五年成方遂自

嚴延年

劾奏光

丙吉奏

曾孫

嚴延年

劾奏光

肅太子即一姓張名延年今從不疑傳云成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十一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十二

漢紀

中宗孝宣皇帝上 在位二十五年

壽四十三

諱詢初名病已武帝曾孫衛太子孫史皇孫子也昭帝崩昌

邑王無道大臣霍光等定策立之元平元年六月即皇帝位

霍光權重

本始元年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  
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  
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請才為諸曹  
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  
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此霍光傳論霍光不

貴權利之能封殖入乎抑人保之而不能舍也霍光少即通顯事  
武帝二十一年出入禁闈雖昭立宣漸制國命又十四年矣當昭帝  
為尚幼中受霍托之重不敢去位是有欲也孝宣壯長與自問  
爰知小人之依其能君也審矣光與弟禹歸政以禮文而實未  
肯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白已然後奏御身君臣易道凡有不使  
於已忠告於君者皆不得上達周上迷國罪已不勝誅矣况各壻  
勢又復五年使人主蓄怒朝臣積怨光而未死亦且不  
嗟呼苟台伊之寵利之戒法老氏止足之言於上謙遜不受之

誠懇力也時守博陸子弟親黨令補外則帝之眷  
霍將十世是又安有隙於懸乘自取顛覆之禍哉 初上官桀

霍光獨用

俗吏尚嚴酷以為能而河南太守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  
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迫聞霸持法平乃召為廷尉正數  
決疑獄庭中稱平此黃霸本傳論免獄猶多獄曰漢宣帝齊居

定國為廷尉數下詔書決疑獄吏其於獄事大盡心矣然族威霍  
氏誅趙主薛揚是時于定國尚為廷尉也嘗未聞有一語及上者  
豈置廷尉固以待天下之獄而公卿大夫不與不然則威嚴於公  
卿之間而寬平於小民之際乎然古者與路溫舒上書深懲治獄之  
吏以為大辟歲計之方獄吏以深刻為明致人罪嚴鍊而周  
內之則當時之民安得謂之不冤如魏相所言一歲之間子弟殺  
父兄妻殺夫者二百二十一人嗚呼此何等時 ○二年夏詔曰孝

帝廟樂

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  
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群臣大議皆曰如詔獨夏侯勝  
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  
泰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  
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

漢書



夏侯勝  
非議詔  
書

黃霸從  
勝受尚  
書

霍顯毒  
殺許后

匈奴大  
虛弱

趙廣漢  
治潁川

廣漢善  
為鉤距

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

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

孝武帝為世宗廟奉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夏侯勝黃霸既又擊霸欲

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

遂授之繫系再更多講論不忘出勝本傳論帝善補過胡曰君之於臣

得其事猶自可言况友之者乎諫諍諍諍聞腹心耳曰蓋帝王切嗟

以順為正而已乎辨謂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成王語君陳

曰予辟尔勿辟予有尔勿有推殿中歷及聖帝明王未嘗自足其

云為使人不得議者也是時宰相則蔡義御史大夫則田廣明猶

以非議詔書劾奏勝蓋猶襲二秦之風而不師文帝求言之美也

微勝以義力爭則何詔之小忠勝而中實之大節也○三年霍光

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會許后當娠病反妊也女醫淳于

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顯謂衍曰婦人免乳十死

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反除也成君即為皇

后矣衍即擣附子齋入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

丸以飲皇后有負遂加煩薄崩出許后傳○冬匈奴單于自牛

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誦去一日深丈

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令音零胡戎小

乘弱攻其北烏相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

馬數萬匹牛羊其眾匈奴大虛弱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

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茲欲鄉和

親而邊境小事矣出匈奴傳○潁川俗豪桀相朋黨賈漢為鉤距

顯師古曰鉤音頃音首同鉤若令盛鉤藏瓶受吏民投書使相

告訐鉤居謂反面於是更相怨咎茲黨散落盜賊不得發匈奴

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由是入為京兆尹廣漢遇吏殷

勤其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行之發於至誠吏咸願為用僵

仆無所避僵居良反饋也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與否其或負

者輒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負即時伏辜尤善為鉤距鉤

候反距曰許反音灼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

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監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

漢宣帝



霍后不  
如許后  
節儉

于定國  
為廷尉  
民不究

魏相  
請損  
霍氏  
權

魏相  
去副封

厲精為  
治

太守吏  
民之本

服其發姦摘伏如神他歷也凡隱匿者謂發動之京兆政清吏民  
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四  
年春立霍光女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  
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舉駕侍從甚盛羊旌反賞賜官屬以  
下萬計與許后時絕矣山霍夏四月大赦釋夏侯勝黃  
霸以勝為諫大夫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  
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  
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竟言布於  
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  
素直謂曰先生建正言無徵前事地節元年于定國為  
廷尉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再  
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二月光薨上思報大  
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

魏相

去副封

厲精為治

太守吏民之本

漢高帝



王成爲  
增戶口  
蒙顯賞

立皇太子

丞相致始

疏廣言  
太子不宜獨親  
外家

均之所  
白如奏  
皆可

以許史  
氏霍氏

久不可欺固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  
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  
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循吏 ○二年春詔

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  
成勞來不怠勞虛到及來虛大反謂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

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  
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

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  
名云虛王 ○夏立子奭為皇太子霍顯聞立太子恚曰此乃民

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  
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輔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出霍 ○丞相

韋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至  
仕自賢始以魏相為丞相出韋賢及魏相傳論西漢士急於仕進

而韋賢以丞相致仕為漢之首大抵漢之士大夫頭受我者有  
之其引身以去者蓋鮮矣如一疏之去天下為之感此漢世

所絕无而惜有也若東漢尚節義如嚴子陵之為者故天下隱  
多則不足以為貴西漢人急於仕進難於恬退故賢之事為可嘉

爾 疏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  
許伯伯讀以為太子少白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

廣廣對曰太子國諸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  
家許氏上善其言廣由是見器重出廣 ○京師大雨雹大行

丞蕭望之上疏言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上素聞望之  
名拜為謁者時上博延賢俊民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

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  
報聞罷所白處奏皆可出望之 ○霍氏驕侈縱橫子用反放

橫也 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壻收其印綬  
諸領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許史子弟代之霍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  
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

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沈禁罔

漢皇帝



路溫書  
上書曰  
獄吏

詔置尉

鄭昌上  
疏請  
律令

滅霍氏

典災徙

寢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  
 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傳生議附  
 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出刑廷尉史路溫舒上  
 書曰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條煩文  
 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屬之  
 也連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歐  
 與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  
 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治凡以此也  
 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  
 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  
 上善其言出路溫舒傳論漢刑法其重陳曰漢刑法甚重文帝  
 帝比武帝天姿好殺非復以人類待天下昭帝時霍光輔贊頗改  
 武帝之政然持天下亦稍嚴至宣帝時勢極矣而宣帝時公卿皆不  
 以為意路溫舒乃一廷尉擢耳而能抗大義為建言宣帝亦知自  
 民間知民疾苦於郡縣吏能善其言於是詔公卿務行寬大而  
 時循良吏為多溫舒之言不為無助也班氏以一書特為立傳良有以哉  
 十二月詔曰間者吏用法巧  
 文寢深使不辜蒙戮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鞠音務也任  
 輕祿薄其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負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  
 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讞魚養反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  
 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  
 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刪所難反  
 律令一定愚民不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  
 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為亂首矣出刑  
 四年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謀廢天  
 子事發覺雲山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皇后霍  
 氏廢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  
 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其後霍氏誅滅而告者皆封人為  
 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突陀反高水  
 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

漢宣帝



賜徐福

獨萌駭

霍光不

論光

漢宣帝

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

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胡餘各以功次坐而

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

火患今論功而請賞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

主人乃寤而請之懣即消反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

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之

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

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方賜福帛十匹後遷為郎出霍光傳

光立後胡曰宣成霍侯於漢厥功茂矣後逆之惡與不自躬顯焉

雲山既伏其罪而宣帝不念大勲為光置後不亦過乎曰宣帝之

憾光多矣有三夫者焉豈為驂乘之負其刺故斥許廣漢謂刑人

不可君國一也然光之身不歸政二也署術勿論三也斯三罪者

街罪尤甚而可毒於君何難帝所為虛已欽容下之已甚莫敢

與較者其所慮深矣宗族誅夷光則自取鉅然光當有幼冲者

不與逆謀者以誅夷正其罪惡以置後報其中勲則刑賞之施

以其類執后誅反既已滅家立兩賢君豈宜絕此旨帝以此處之

則公議允塞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

若有芒刺在背武方反草也刺七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

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

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出光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

乃自殺出外戚霍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

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

學二術闇於大理阿衡伊尹官也阿倚衡平言天子所陰妻邪

謀立女為后湛溺多無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財與宗

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

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

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况孝宣

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又專大柄不知避去

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

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况子孫以驕侈而處之

哉趣讀雖然鄉使孝宣向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



論帝釀成其禍

朱邑治行第一入為司農

龍遂以便宜治渤海

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之食大縣奉朝請謂也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

之以兵及事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

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醞釀謂釀酒也言宣帝不

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

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

噍類笑反无復有活而噍食也孝宣亦少恩哉

北海太守廬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出朱邑傳勃海太

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

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上拜為勃海

太守召見問何以治勃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瀕音頻又音賈准也

不露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

下之兵於潢池中耳潢音黃積水曰潢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

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

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

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乘傳至勃海界傳張恣郡聞新

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盜賊吏

諸持鉏鉤田器者鉏狀魚反耨所用也或作鉏鉤上侯反鎌也皆為良民吏毋得問

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

弃其兵弩而持鉏鉤於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假上聲選用

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

儉約勸民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

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

積獄訟止息繇是被召出遂本傳

元康元年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疆壯蓬

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顏師古曰蓬與蜂同言鋒銳之氣風生言其疾不可當也回曲也率多果

敢之計莫為持難終以此敗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出遂本傳由人

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



趙廣漢  
坐罷民  
願代死

宋疇坐  
議鳳皇  
表官

蕭望之  
論廉官  
補郡

尹翁歸  
以治郡  
入為扶  
風

馮奉世  
矯制擊  
莎車

蕭望之  
議奉世  
不可封

以此脅丞相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

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收養小民廣漢竟

坐要斬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

歌之出廣漢傳是歲少府宋疇坐議鳳凰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

美貶為泗水太傅。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

相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愍美

痛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

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出本傳東

海太守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翁歸為人公廉明

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各有記籍披籍取

人以一警言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其為扶風選用廉平

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

行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於朝廷出本傳論

陳曰尹翁歸政事勝於趙廣漢取人必以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

行縣者志於禁姦也然緩於小弱急於豪彊心亦不能平政事不

由李問亦安能盡善却能備察自○上令群臣舉可使西域者

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

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莎素和反西域國共殺其王萬年

及漢使者奚充國萬年烏孫公主少子漢遣奚充國立之屠

徵殺之自立為王攻劫南道與敵明辟漢從鄯善敵色洽反

則莎車日彊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

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傳莎車王首

詣長安更立它昆弟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

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

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象通作象

言馬形上其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少府蕭望之

以為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

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以必無爭

漢高帝



魏相諫  
匈奴

魏相條  
漢便宜  
行事

丙吉  
伐善

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  
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出望之本傳論望

林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願之可也  
之屬制專命者莫不以此為口實殊不知春秋之義惟取於安國  
家利社稷而已非有取於興兵動眾以僥倖一時之功也魯威公  
之四年公子結驪陳人之婦于蚡隊及齊侯宋公盟若此者謂之  
安國家利社稷願之可也若焉奉世矯制擊鼓申以異封賞亦幸  
其一時而已不然則為國生事之罪何所取於春秋哉蕭望之謂  
奉世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世奉  
使若利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此誠得春秋之義 ○二年詔曰

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出本 ○匈奴大臣以  
為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於國不可

不爭出西 ○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  
人救之 ○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

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  
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

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  
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

之驕兵兵驕者滅間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  
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

凡二百一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  
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在

顛更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出魏相 止遣常惠將張掖  
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出西 ○魏相好觀漢故

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  
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救掾史按事郡國及休

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  
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出相 ○丙吉

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  
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

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傳出吉 ○帝以蕭望之經明持  
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

漢宣帝



帝欲許  
試望之

有陰德  
皆必饗  
具樂  
張安世  
淳祿

薦賢不  
受私謝

二疏歸  
鄉

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金安  
 世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更工衡也君前為平原太  
 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問也望之即起視事論  
 望之未達林曰忠臣之事上患心之不忠而不擇其事之難易患  
 君之不信而不計其功之崇卑張子房從容帷幄為帝者師高祖  
 之孤黥布命子房當惠帝之居守而以太子太傅位於叔孫通之  
 下子房處之自若者其心忠於事上而不以是為輕重也蕭望之  
 不肯碌碌於霍光而甘心抱關於小吏之時可謂賢矣既膺孝宣  
 之遇諫行言聽及自少利而為左焉胡乃以近於左遷之為病惜  
 乎平且。二年詔與朕有舊因著封侯吉為博陽侯臨當封病  
 上憂其不起將使人就加印綈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  
 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  
 今吉未獲報而疾其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山結。張安世自  
 以為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  
 以百萬數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  
 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  
 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  
 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  
 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安  
 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  
 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出安世本  
 務匿推免禍戴曰夫有功不遷是誠無所甄別使人自言媿謝可  
 也何至陽絕其人而陰薦之乎內以疑其心上以疑其君下以疑  
 其人此非大臣之事也安世本懲艾霍氏務匿。皇太子年十  
 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傳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  
 父子俱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  
 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供居用反張丁送  
 者車數百兩兩力廉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  
 下泣廣受歸鄉里賣金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廣  
 以其金為子孫頗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詩詩布內不念子孫  
 哉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

漢官帝



黃霸治  
為天下第一

其功臣  
子孫

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贏音盈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出疏。傳。賴川太守黃霸使郵亭鄉官。郵音尤。行書舍鄉官者鄉所治處也。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費其治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豪釐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迭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其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頃生法連貶秩有詔復歸賴川為太守以八百石居本傳。四年上令有司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廣漢等百三十六人皆賜黃金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絕考異曰宣帝地節三年四月戊申立子嬰為皇太子荀紀立絕太子在去年四月戊申漢書舊本亦然顏師古按疏廣及丙吉傳也之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知在此年者是也。一凡康四年八月求高祖功臣子孫皆復其家宣紀元康元年五月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按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數止一不答盡蓋蓋紀誤耳。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卷之十二

黃霸治







